

## 流淌于文字间的缘分

□ 湖北十堰 夏飞雄



书籍是个很奇妙的东西，每读一本著作，都仿佛在经历一种人生，书里有我们曾经的过往和期盼的愿景，因为在他人生命的每一步中，你总能找到与自己相对应的地方。文字，作为连缀成书的载体，除了能够突破时空界限给人以精神享受，还能书写一段美好的尘缘。古往今来，因文结缘的人间佳话数不胜数。在这些名人轶事中，总有一份遇见，唯美了他们的曾经；总有一处风景，在岁月长河中温暖同行。

我是一名业余写作爱好者，今年五月，我在网上搜寻到家乡晚报的邮箱，并将一篇追忆儿时家乡生活的散文试投了出去。首次投稿的我信心不足，投完也便作罢。两天后，文字变为铅字，欣喜若狂的我及时与家人分享了这一喜悦，报社也如期寄来样报和稿

费。此后，每遇闲暇，我便伏案笔耕，乐此不疲。所谓“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”。后续的投稿也陆续有了收获，当发表达到一定数量后，我忆起当初发表处女作的伯乐编辑，正是他的选稿，才使得我的写作信心大增。于是，我找到样报并记下当日责任编辑的名字。一个周末，我怀着感恩的心拨通报社的电话，巧的是那天正好是他本人值班。电话中，他亦深情回忆起当时的发稿经历，时过境迁，他连我投稿时的自我介绍语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挂机后，我们互加了微信，我每每会发去新作请他指点，他亦不厌其烦地予以点评，这段美好的编作往来经历也牢牢占据了记忆窗格。

都说写作者遇到好编辑是一种幸运，我在投稿过程中遇到的伯乐老师的确不在少数，其中一位杂志编辑的做法值得玩味。首先，虽然全国写手的稿件如洪水般纷纷袭来，但他依然做到每稿必复；其次，他在审稿时的回复可谓直击灵魂。如遇稿件无法过关，他往往会发来几句打油诗：“寥寥数语也是情，三读三审犹

未发。纵然万言一杯水，再战退稿又怕啥？”善意的调侃之后，他不忘继续针对文笔和立意等方面进行点评，记得那天点开回复后，我差点喷饭满案，笑后又于内心溢满感动。一次，我的稿件幸运地被其选中，他作了如下回复：“遇到好稿件，交到好朋友，恭喜您的作品过了复审，接下来就期待奇迹的出现！”这样活色生香的复信让我深受鼓舞，并让我意识到写作之路虽苦，但并非孤军奋战。

写作期间，我加入了不少文友群。以文会友，彼此本无尊卑之别。走进文友群，如同走进一个温馨和谐的大家庭。大家虽不相识，却能每日煮字疗饥，畅谈创作体会，互勉互助。文友们各居一方，未曾谋面，然而，有的文友彼此神交的时间短则月余，长则数年，这种神思与心灵的交往有时甚至还能催生佑助之心。

岁月温良，文友间的暖意心底缓缓流动，晶亮了彼此的天空。在岁月静谧的日子里，沏一杯过往，拈一指水墨，伏笔写下那些美好的际遇，让流淌于文字间的缘分尽情绽放，如此，真好！

## 中外作家与猫

□ 淮北 李令飞

文人爱猫，仅仅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中，就可以拉出一长串猫派作家名单，都有图有真相：吉卜林、叶芝、萧伯纳、赫尔曼·黑塞、安德烈·纪德、艾略特、威廉·福克纳、丘吉尔、海明威、加缪、萨特、贝克特、帕特里克·怀特、布罗茨基、南丁·戈迪默、辛波斯卡、奈保尔、帕慕克、多丽丝·莱辛……

中国作家中爱猫者也不胜枚举。莫言写过《猫事荟萃》，季羡林、钱锺书、杨绛、林徽因、胡适、丰子恺……他们把家中的喵星人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中，为猫写作，以猫入画，还有为猫“打架”的，可见文人对猫的重视和宠爱。

季羡林先生爱猫是出了名的，极其宠溺家里的猫主子。1978年前后，季羡林开始养猫。第一只猫身上有老虎的斑纹，颜色不黑不黄，有两只炯炯有神、虎虎而有生气的眼睛，因此起名为“虎子”。“虎子”脾气暴躁，不怕人，谁想打它，它不仅不回避，还敢于向前进攻。1981年，季羡林又添了一只白色长毛波斯猫，取名“咪咪”。“咪咪”一进门，就被“虎子”视如己出，当成是自己的亲生女儿。每天晚上，两只猫抢着到季先生床上睡觉。到了冬天，季羡林还专门在棉被上面铺一块布，供它们舒服睡觉。“咪咪”八九岁时，提前进入老态，常到处小便。为此季羡林头痛不已：

“它偏偏看上了我桌子上的稿纸。我正写着什么文章，它根本不管这一套，跳上去，屁股往下一蹲，一泡猫尿流在上面，还闪着微弱的光。”不过，他绝对不责打猫：“我心里真急，但是，我谨遵我的一条戒律：决不打小猫一掌，在任何情况之下，也不打它。此时，我赶紧把稿纸拿起来，抖掉了上面的猫尿，等它自己干。心里又好气，又好笑，真是哭笑不得。家人对我的嘲笑，我置若罔闻，全当秋风过耳边。”

钱锺书先生也是爱猫人。他和杨绛住在清华大学的时候，曾经养过一只很聪明的小猫。那小猫初次上树时，不敢下来，钱锺书设法把它救了下来。小猫下来后，用爪子软软地在钱锺书的腕上一搭，又轻轻地一叫表示它的感谢。这“一搭”和“一叫”，很使钱锺书感动。他和杨绛谈起人生的时候，常爱引用西方的谚语：“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的人。”小猫知恩，钱锺书说它有灵性，特别宝贝。

猫儿长大了，半夜喜欢和别的猫打架。钱锺书特备长竹竿一枝，倚在门口，以便助阵。不管多晚，不管多冷的天，听见猫儿叫

闹，他就会急忙从热被窝里钻出来，拿了竹竿，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。杨绛在《痴气人生》中回忆说：“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近邻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，她称那猫儿是她一家人的‘爱的焦点’。我常怕猫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，引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‘打狗要看主人面，那么，打猫要看主妇面了！’他笑说：‘理论总是为不实践的人制定的。’”

很多作家爱猫，干脆连作品也以猫命名。比如王小波的小说《猫》、钱锺书的《猫》、老舍的散文《猫》，书名中有猫的就更数不胜数了，像弗雷德里克·维杜的《猫的私人词典》、夏目漱石的《我是猫》、经典故事绘本《活了100万次的猫》等等。

1904年夏天的午后，梅雨初晴，一只出生不久的小猫迷路后跌跌撞撞闯进了夏目漱石的家。翌年一月发表的《我是猫》就是以这只小猫为原型创作的，成了出道不算早的作家的处女作和成名作。这部别出心裁的长篇小说以幽默与讽刺为主要特征，由一只被拟人化的善于思索、乐于议论又富于正义感的猫担任叙述者与评论者，通过这只猫的眼睛俯视日本当时的社会与20世纪所谓现代文明的大潮，并以连珠般的妙语警句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。

猫痴也是一种“传染病”。大仲马、莫泊桑和波德莱尔三人组成过一个猫保护组织；诗人雪莱8岁所作的第一首诗就叫《猫》；勃朗特三姐妹从小有只宠猫叫“老虎”；美国“垮掉的一代”杰克·凯鲁亚克、艾伦·金斯堡和威廉·S·巴勒斯三个人都爱猫；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的三个代表人物萨特、西蒙·波伏瓦和加缪都爱猫，且晚年萨特遇到了比他小30岁、同一天生日而且都爱猫的作家弗朗索瓦丝·萨冈……

丰子恺可以说是爱猫文人的代表，他有一张照片拍的正是他在工作时，猫竟怡然自得地蹲在他的背上。他一生养过很多猫，画作和文章中也屡见猫的身影，包括小四、白象、猫伯伯……其中他最喜欢的是一只叫“白象”的猫，家人和友人都夸奖它聪明可爱。有一日，“白象”突然去向不明，这可急坏了主人，四处寻找未果，只得写了两张寻猫启事，说是敝处走失白猫一只，如有仁人君子觅得送还，奉酬法币10万元，决不食言，下边还写上自己的住址。遗憾的是，“白象”始终没能找到，为此丰子恺十分痛心。后来还写了篇题为《白象》的随笔，以志纪念。

## 如果一切重来

□ 肥西 周芳

国庆期间，我宅在家里，手头刚得一本《如果一切重来》，这是一本悬疑小说。从第一页开始，作者马克·李维就引领着我踏上一段未知的旅程，慢慢地，时空旅行、爱情、悬疑完美地交织在一起。《纽约时报》记者安德鲁在晨跑中遇刺，清醒后的他发现自己回到了两个月前。上天给了他第二次机会，让他有两个月的时间调查一桩惊世丑闻的真相，弥补对最爱的人犯下的罪孽，并找出杀害自己的凶手。之后的一切，从纽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，安德鲁开始与时间的赛跑。书中的情节精彩绝妙，极富现场感。

马克·李维具有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，环节紧密相扣，一个个隐秘被暴露，一团团迷雾被拨开。所有情节的推进都是不动声色，没有一个人物是多余的，也没有一个情节不深埋玄机。记者安德鲁在跨越时空的调查中，时间紧迫，惊险危情。到底谁是凶手一直盘桓在我的心里，稍闲，便迫不及待地拿起书。可最终，作者将一个着墨寥寥几笔的人定位于真相，虽令人始料未及，继而便醍醐灌顶，合上书时，真呼过瘾。

这本书给我的另一个收获是，对记者这个职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本书写作的大背景就是记者安德鲁调查一起亚洲某国买卖儿童事件。之后竟然发现该国某时期的专制统治者，大肆地派遣刺客前往外国，谋杀所有反对自己的异己分子以及可能会揭露其罪行的人。统治者手段极其残忍，无数个家庭蒙难。读这些内容，我的内心无比压抑，甚至几度想放下书本，在房间里找点什么事来做，离书中的情节远些。我对勇于通过文学作品揭露真相的马克·李维，以及那些承受巨大压力、敢写敢为的记者们由衷地点个赞。

假期选读这本书，一是作者马克·李维的另一部作品刚读完，被小说中不离不弃的友情、催人泪下的亲情、浪漫感人的爱情所动容。二是书名《如果一切重来》具有超现实性。谁没有想象过这样的可能性呢？想象着修正自己的错误，重新来过？就如书中所言，“多少人曾梦想着一切从头来过，在他们快失去一切时将生活归零。而这正是我的经历。”

合上书本，意犹未尽。“生活并非现代的机器，只须按下按钮就可以将选中的部分再重演一次。没有任何退回过去的可能，我们的某些行为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。”所幸的是，小说里的主人公有了第二次重来的机会，他调查到了生前不可知的真相，也正确地选择了爱人，但这又如何？他还是“一直没有醒来”。或许这也是作者对读者的告诫，哪怕重来，也只是将过去的错误最大可能地挽回，而生命最终只有一次。

身在岁月深处，“如果一切重来”也慢慢地在心头淡去。我只有普通的人生、平淡的过去，以及一眼望到头的未来。但是，我不再希望“一切重来”，我就留着遗憾，留着泪水，留着许多的不完美吧，它们最终成为人生中独特的精彩。

